

現代作家叢文

# 葉聖陶文集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

# 葉聖陶文集

現代作家叢集第五集

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



• 現代作家文叢第五集 •

葉聖陶文集

初版一——一〇〇〇冊  
定價國幣

著 者 葉 聖 陶

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

主 輯 者 梅 林

發 行 者 陳 冠 英  
春明書店代表人

發 行 所 址：  
分店：長沙、南京、上海四馬路中書錦里口  
春明書店有限公司

特 約 發 行  
廣州 南京 狀元坊 聚珍書局  
光復中路 卅一號  
二二八號 東方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•

##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

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。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。但書店方面因爲刊行了今文學叢刊，恐怕混同，要求改爲今名。考慮結果，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，就決定下來。

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，其主要原因，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，損害了作家的版權，影響了作家的版稅。其次，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，不得作家同意，隨意竊編，隨意闕割；而封面的庸俗，印刷的劣劣，尤其餘事。但偏偏以「代表作」「傑作選」欺騙讀者。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，爲保障作家權益，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，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，同時代表作家版權，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。

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，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，有其歷史的原因，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。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，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，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。自然，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，但事實會告訴他們，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，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。

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，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，應該親密地合作。因此，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。

## 序

以往出過一些集子，都按時間編排，一段時間內寫了若干東西，就彙聚攏來，印成一集。選編的東西只有一冊，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「聖陶短篇小說集」，出版期還在抗戰以前。此外就是人家替我選編的了，事前並不接頭，偶然走過書攤，看見自己的名號印在書封而上，下面加上傑作選什麼集之類的字樣，翻開來看，果然是自己的東西。這種本子有幾冊，我不知道。我不想責備那些人侵害我的版權，我們被人家侵害的權益太多了，版權是其小焉者，何足計較？不過見他們選編得那麼草率，校印得那麼馬虎，對不起我不要緊，他們還對不起讀者，不免發生惡感。很想自己也來編一冊，印出來供讀者比較，可是遷延又遷延，一直不會動手。這回應春明書店的請求，才真個動了手，有了這第二冊自己選編的東西。

選在這裏的東西，最早的寫在二十五年以前，最近的是三四年前寫的，先後相去二十多年。入選的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，不過就我所寫的東西說，這幾篇比較可觀而已。當然還是我自己以為，人家批評起來未必如此。我的能力只有這麼些，超過了我的能力，寫出非常可觀的東西來給人家看，這是沒法辦到的。近幾年來，像這一類的東西寫得很少，竟可以一年裏沒有寫一篇。思想的路子稱為思路，走慣一條常常走，改換了一條又走慣了，對於以前的那條就感覺生疎了。我近來少寫與集子裏的東西同類的東西，依我自己想，就因為思路改換，先前的那條不大走了的緣故。如果再經改換，又回到先前的路子，我想還是要寫這一類東西的。

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，葉聖陶。

# 目次

## • 第一輯 •

一個朋友.....	二
義兒.....	六
潘先生在難中.....	一三
遺腹子.....	二九
某城紀事.....	三八
秋.....	五二
「感同身受」.....	五九
一篇宣言.....	六七
多收了三五斗.....	七四
一個小浪花.....	八二
英文教授.....	八八
牽牛花.....	一一〇

## • 第二輯 •

幾種贈品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「蘇州光復」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「心是分別不開的」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兩法師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答復朋友們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鄰舍吳老先生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春聯兒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
• 第三輯 •

一粒種子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
梧桐子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
瞎子和聾子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稻草人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古代英雄的石像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
皇帝的新衣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熊夫人幼稚園……………一七四

第

一

輯



## 一個朋友

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兒子今天結婚。我去擾了他的喜酒，喝的醉了！我沒有喝的醉。

他家裏的酒真好，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，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——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——委實是好酒。

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！真有趣！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，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，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。他們倆都有迷惘的，驚恐的，瞪視的眼光，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……不像，像屠夫刀下的牲牛。我想：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？何不啼着，哭着，嬌央着，跪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，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？

我想的晚了，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，我又何必去想他。

那些賓客議論真多。做了烏鴉，總要呀呀地叫，不然，就不成其爲烏鴉了。他們有幾個人稱贊我那位朋友有福分，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。有幾個滿口地說些「珠璧交輝」「鸞鳳和鳴」的成語。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，從人叢的縫裏端相那一對小新人，似羨似歎地說，「這是稀有的事！」

我沒有開口。

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，他們的話若是有理，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，慢吃乳漿？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，只是搬弄着讀物動物的名詞，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？

「這是稀有的事！」這句話卻有些意思。

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。「稀有」兩字不妥。哈哈！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。

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，我也去擾他的喜酒，也喝的爛醉，今天一樣的醉。這是十四年前的事——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。當時行禮的景象，賓客的談話，卻還印在我的腦子裏，一切和今天差不多，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。我去道賀作賓客，也算是個配角呢。

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，我曾問他：

「可有什麼新的感覺？」

他的答語很有趣：

「我吃喝玩耍，都依舊；快意的地方依舊；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；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，是我新鮮的境遇。」

我又問他：

「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？」

他的答語更有趣：

「我不是伊，怎能知道那些呢？」

他自然不知道。他除了惟一的感覺「新鮮的境遇」而外，那裏還知道別的。我真傻了，將那些去問他。當時我便轉

了詞鋒道：

「伊快樂麼？」

「伊快樂呀！伊理妝的時候，微微地，淺淺地，對着鏡裏的伊笑。伊見我進內室，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，兩顆烏黑的，靈活的，動人的眼睛，卻暗地偷覷着我；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，滿足，戀愛的意思。伊和女伴商量修飾，議論風生，足以使大家心折。伊又喜歡「又麻雀」，下半年和上半夜的工夫，都消磨在這一件事。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？」

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，便是今天的新郎。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，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……我又傻了，覺得歡喜，歡喜就是了，要說出什麼來？這個歡喜，還普及得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，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。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麼預計。論到這事，誰有預計？那一家列過預算表？原來喝的醉了！

他們倆生了兒子，生活上絲毫沒變更。他吃，喝，玩耍，依然如故。伊對着鏡裏的伊笑，偷覷着他得意，談論修飾，「又麻雀，」也依然如故。

小孩子吃的，是一個賣了兒子，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。他醒的時候，睡眠的時候，都在伊的懷抱裏。不到幾個月，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，小手似乎會招人了。

他們倆看了，覺得他很好玩，是以前不會有過的新鮮玩意兒。一個便從乳母手中抱過來和他接個吻，一個不住地摩撫他的小面龐。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常抱的那樣舒服，不由得哭了起來。他們倆沒趣，更沒法止住他的哭，便叫乳母快快抱去。

「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！」

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，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。他學些什麼，他們倆總不問。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，那用父母過問呢！

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！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，他們活動的天性，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，剛才竟把禮堂當着球場踢起球來。然而對於那做新郎的同學，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，好像他滿身都被着神祕似的。

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。他非但說話，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；彎了腰，執了壺，替賓客斟酒，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。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，眉花眼笑地答謝道：

「我有什麼福分？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，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。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，教他好好地守着，我便無愧祖先。」

我忽然想起，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，我替他撰家傳，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！簡簡括括只有一句話：「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，還把兒子撤在自己的模型裏。」呀！諛墓之文那有這種體例！原來我喝的醉了……

一九二〇，二二，二四。

## 義兒

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：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，印地圖的考貝紙，寫大楷的八都紙，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，一葉廢餘的文格，不論是鋼筆，蠟筆，毛筆，鉛筆，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彩筆，一到他的手裏，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。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，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，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；他的頭總是側着，一會兒偏左，一會兒又偏右；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，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。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，俯視形的菊花，從正面看的農屋。他畫成一樣東西，常常要端相好幾回，還加上幾筆，或給加上一部分。有時加得高興了，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，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；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，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。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，就在上面打一個大×，或者撕碎了，疊起來再撕，如是屢屢，以至於粉碎。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，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裹。

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，歡喜奔跑，歡喜無意識地叫喊，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，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。但是他不做喜學校裏的功課。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，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，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。若是被考問時，他總能够回答，可是止有片段的，不能有完整的答案。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。就是那位圖畫先生，也說他不要好，止知亂塗，畫的簡直不成東西。這是的確的，他逢到畫圖的功課，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，繳給先生就是了，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，希望他好。

他的父親早死了，母親養護着他，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，更讀通一點英文，將來好成家立業。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，義兒今年十二歲了，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，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，卻時時聽得些愚笨

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。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，不然，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，必待逼迫着呢？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，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？他止喜歡捉蟲子，釣魚兒，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，這不是搗亂麼？而且有什麼用處呢？她想到這些情形時，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。「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，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，」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。義兒聽了，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，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，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。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。

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，有兩次他跑到河邊，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，再有幾次，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，直到天黑才回家，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。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，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，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，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，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，因為怨恨極了，用了好多的力氣。可是他一聲都不響，沈靜的面孔，時而一瞬的眼睛，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。她呼吸很急促，斷斷續續地問，「可知道你的錯處麼？下次還敢這樣麼？」他止當沒有這回事，並且偏轉他的頭。她沒有法子了，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，就說，「假如下次不敢，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。」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，或者輕輕一點，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，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，她的手就此停了，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。事情就這樣完結了。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，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，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，怨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更傷悼丈夫的早死。

母親終究是母親，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。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，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，肚子吃飽了沒有；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，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，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。他是難得好的呢，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，她卻全然不想了。

義兒還有兩位叔叔，也是時常斥責他的。不知爲什麼，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，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，好像

被束縛住的樣子，對於他的劣蹟，三叔發見得最少，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。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，就去告訴三叔，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——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。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，義兒的面孔就紅了，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，頭也不敢徧轉了；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，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「知道了」。勝利每為三叔所操，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。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般說，「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。我就這樣做，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。」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，可是她熬耐不住，不能不問暖問飽，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。

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，上面有葱綠的叢樹，突兀的山石，藍碧的雲天，紆曲曳白的迴泉，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。他快活非常，如得了寶貝，心想臨繪一張。不乾不淨的顏色盒，是他每天攜帶的，他取了出來，立刻開始工作。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，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，硯臺，顏色盒，明信片，畫圖紙，兩條手臂，等等東西。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，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，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？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，偻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。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，明信片倚於瓶口，就鬚鬚帖架托着畫帖。左手拿着顏色盒，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。他畫得非常專心，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，沒有思慮，沒有情緒，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，就是作畫。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，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，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，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，迷蒙而杳渺。功課又開始了，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，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，他周圍的空氣全變，而他如無所覺，還是臨他的畫。

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，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，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。他不免有點惱怒，「他在那裏作畫，連課本都不拿出來，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。」他這麼想，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：「沈義，你做什

麼！現在是什麼時候？你的課本那裏去了？你不愛上我的功課，儘管出去，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，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！」同學們聽了，有的望着義兒，看他怎麼下場；有的故意看書，表示自己的勤勉；更有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；課室內暫時靜默。

義兒被喚醒了，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，他感覺得不快，像睡眠未足的樣子。他知道不能再畫，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，順便檢出讀本來，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。他並不看先生一眼，臉容緊張，有懊喪的神態。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。「早已說過了，若是不願意，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！你惱怒什麼？難道我錯怪了你？上課不拿出課本來，是不是懶惰？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，是不是搗亂？我錯怪了你麼？」

「是的，沒有錯怪，」義兒隨口地說，卻含有冷峻的意味。「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，請教下去罷，時間去得快呢。」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，聽着就大表同情，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。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，室內不僅是笑聲，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，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，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，混成一片。

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，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，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。他就很決斷地說：「你竟敢同我開口！你此刻就出去，我不要你上我的課！」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，說這句話很危險的，假若義兒不聽話，不立刻退出課室，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？果然，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，止將身體坐後一點，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，——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。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，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，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。他們望着先生，又望着義兒，身軀頻頻轉側，還輕輕地有所議論，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。

英文先生臉已紅了，他斜睨義兒，見他不動；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。這是何等的侮辱呵！他的血管漲得粗了，頭腦岑岑地響了；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，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，用力拉他站起來。義兒有桌子



做保障，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，坐着不動；他的臉色微青，緊毅的神采，鬚勇士拒敵的樣子。英文先生用力狠猛，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，桌子便移動了位置；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。義兒終於支持不住，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；桌子受壓不平均，忽然向左傾側。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，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，這似乎不像個樣子。他就放了手，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，桌子便穩定了。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。

同學們觀戰，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；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，同情於義兒的拒敵；有的止覺此事好玩，最好多延長一刻；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，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，或是談有趣味的話。總之，在課室之內，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。直到先生放手，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。

英文先生的手放了，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，況目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。但是，再去抓他也不好，要再抓何必放呢？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，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。他止喃喃地說：「你不出去也好，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。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。現在且上功課，你不愛上，同學們要上呢。」他很不自在地走回他的講臺。

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：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，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。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，心裏卻異常躊躇，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，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，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？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，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？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，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。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刺激，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。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，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。許多同學呢，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，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，像講述陽球的勝利那麼有味，——於是別級同學流動變化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。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：課已退了，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？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，完成他的畫幅，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，有點驚怯，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，模糊而不能預料。一塊小石的投